

一部现象学史的写法与读法

李幼蒸

莫兰的现象学导论一共介绍了九位哲学家,其中五位是德语学者,另外四位是法语学者。就“现象学运动”全体而论,作者没有采取施皮格伯格那种过于宽泛的选择标准,而对于此一德法哲学运动的四大中心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的认真处理,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一本“损及”哲学声誉的教科书？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已经出版了大量翻译和研究著作,在现象学领域内,经典类和介绍类的译著日渐增多。现象学的导论性书籍也已出版过若干本,不仅有较早的施皮格伯格的《现象学运动》(1981年第二版)和施太格缪勒的《现代哲学主流》,而且也包括最近出版的美国著名现象学家索柯洛夫斯基的《现象学导论》。那么我为什么如今起意要再译出一本12年前出版的书呢?

固然,30年来西方现象学研究,特别是胡塞尔研究的成果,与以上两书写出的时期相比,又有了丰富的发展;固然,当代欧美国家的现象学研究所根据的原始资料,随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两全集的编辑出版,较前续有增加。而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30年来西方新一代现象学研究者也同样在逐年增加,他们的学术思想背景与在战前或战后初期受教育的老一代学人已经颇为不同,特别是其中很多人都是在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潮流同时研习后转而专攻某派哲学的,其资讯范围和方法论角度的扩大,遂使其研究特点不同于以往,因而值得我们特别加以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哲学史范围内的研究成果,毕竟都是在前辈哲学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文献学处理方面的优越性。此外,应当说,他们的共同特点还有,在分析派、科学派哲学的影响下,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迅速更新的环境里,以及在进一步消化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后,纷纷强化了哲学思考的多面性和表述方式的清晰性。过去30年间,西方现象学运动内部似乎出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逐渐削弱而胡塞尔的影响逐渐增强之势,甚至

“胡塞尔现象学”也渐渐成为了一个哲学界内的独立专业。于是在欧美各国新一代现象学研究者中间,出现了不少新型“胡塞尔学”专家。他们往往兼通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并亟思对现象学运动的百年成果,根据当代新的研究和思想条件,重新进行理解和评估。

《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判的导论》作者、爱尔兰现代哲学史家德尔蒙·莫兰(Demot Moran),就是这样一位早年在美国同时研究欧陆哲学、分析哲学和哲学史,而后专研现象学和胡塞尔学的哲学史家。由于他具有分析哲学、欧陆哲学、哲学史等不同哲学方向的多元化学术背景,所以能够比纯粹的欧陆派哲学家更全面、更客观地清晰评述欧陆现象学问题。这本书与美国现象学家索柯洛夫斯基的书相比,各有短长——莫兰的书不仅较索氏的书多出约一倍篇幅,而且由于二人不属同一时代,莫兰的书提供了更多的背景思考和批评性比较。而作为“教科书”而言,莫兰书的第一价值在于其相关资料处理得繁简合宜——从如此大量的资料中,按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搜集、安排材料,以提供多层次的相关知识,这在技术上是常常不容易做到的,颇见功力。然而,我认为本书值得在以上几部关于现象学导论式著作之后再加以推介的其他重要原因还在于:

与同类书相比,本书还别开生面地增加了相关现象学家的学术思想与个人社会活动、与学界和社会影响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报道,特别包括其中显露出自我矛盾和言行错误的方面。与许多同类书籍对学者生活与社会活动方面往往语焉不详的写法不同,作者特意不放过负面细节,以期呈现相关学者哲学生涯和思想效果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例如,甚至连不是本书主角的“斗士”型批判派哲学家阿多诺,作者都不忘“顺便扫及”,如谈到他在纳粹上台之初如何表达了个人向纳粹讨好的隐蔽资料;再如对法国哲学家们战后加以反复宣扬的占领期间



德国哲学家
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

的“抵抗运动”之实情,也加以描述,甚至不遗漏关于萨特从纳粹俘虏营被释放时“原因不详”一事;甚至对并无“污点”的伽达默尔在战争期间作为哲学家而毫无“哲人”义勇表现的懦弱性格也加以分析;如此等等众多引人入胜的行为细节,在我看来,都非随意为之,而是作者特意要加以披露的方面。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哲学家思想活动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颇有助益,且这一部分正是增加本书阅读兴味的一大原因。

应该提及,正是本书这一部分与历来的同类著作不同,也招致一些专业人士的批评,认为他不该将“与哲学无关的方面”带进哲学殿堂。甚至有人认为本书由于涉及哲学家的政治操守方面而“损及”了哲学的声誉。还有人评论说,莫兰根本在“反哲学”!这大概指:一些专业“哲学工作者”正要通过渲染相关哲学家的“伟大”以抬高自身专业价值时,却看到了这些令人“扫兴”的“不体面”细节!

当然,本书最重要的独特贡献在于坚持哲学论述本身的一种批评精神,不吝挖掘重要西方哲学思想的学理缺欠,通过不同学派的相互评论,呈现了不同的评价角度,以期多方面地反映其学术意义、价值和效果。

本书一共介绍了九位哲学家,其中五位是德语学者,另外四位是法语学者。通过有关法国现象学家们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更偏重于非理性主义,根源其实存在于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关系方面。一方面,法国哲学家表现出他们的德国哲学素养其实并不充分;另一方面,他们又突如其来地自大战之前起一股脑地都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维产生了特殊兴趣(启发他们此类兴趣的前有战前流亡巴黎的白俄哲学家科耶夫,后有战后越南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德草)。

最后,并非不重要的是,我发觉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另一种附带效用是:通过本书论述中显示出来的作者本人的认识论局限,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今西方思想优缺点的进一步把握。在我看来,大体而言,作者作为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学的专家和现代哲学史家,仍然在三个方面显露其认知方面的局限性:在维持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互动关系方面(这是他的专长部分,但这一部分恰恰不能满足于仅在二者之间作技术性的处理);在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方面;在当代人文科学理论和当代哲学的关系方面。因此,我认为,作者对相关讨论文本的内部分析方面,要比在对其进行全面思想总结和总评方面,更为确当。

前者仅需涉及哲学专业内部的技术性层次,后者则超越了哲学专业而须进入人类思想世界的全局。

由于这种认知上的局限,作者在一些总结性判断方面出现了明显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认识。例如关于黑格尔哲学和德法现象学思想的关系问题,作者的分析不免失之表面化,而对于胡塞尔晚年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方面的推论,则应该说是失实的(顺便指出,如果研究者不注意胡塞尔毕生不喜读黑格尔的事实,就会从根本上误解胡塞尔学的哲学精神)。另外一个十分引起我好奇的部分是:按照作者几处对罗蒂评论的正面引述,罗蒂似乎成了美国重要的德里达批评者。而实际上罗蒂对德里达推崇备至,甚至称其为新时代之尼采。深通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罗蒂与其心仪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认识论立场方面的关系(两人都是反对时人加于其“后现代主义”标签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本应成为认识德里达的另一绝佳途径。同样了解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和欧陆哲学的本书作者,按理也是承担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界此一极重要的认识论“公案”的适当人选,而结果作者却在本书中错过了予以深入比较评论的机会。不知何故?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汇报学人

